

書名

紅樓夢一百
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
京聚珍堂活
字印本

撰者

清 曹霑 撰, 清 高頴 續, 清 王希廉 評

卷

卷一百十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4

編號

D8653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者的注意事項

卷一百十一

紅樓夢卷一

第一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昔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餘悔又思之之上我堂堂贊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衣紬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血暈倒

紅樓夢卷一百十終

紅樓夢卷一百十一

第一百十一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鴦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鳳姐聽了小了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攏來靠着忙叫了人來攏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盃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咽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却便走開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傍站着平兒叫他快快的去同明白了一二奶奶吐血發暈不能照應的話告訴了邢王二夫

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在內不少也
不好說別的心裡却不全信只說叫他歇着去罷衆人也
並無言語只說這晚人客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
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閒歇力的亂亂吵吵已鬧
的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
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客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
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
太疼我一場我跟了去的話衆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
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到了辭靈之時上上下下也有百十
衆餘人只有鴛鴦不在衆人忙亂之時誰去檢點到了琥

珀等一千的人奠哭之時却不见鴛鴦想來是他哭乏了
暫在別處歇着也不言語辭靈已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
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賈璉回說上人裡頭
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裡頭派了林之孝的
一家了照應折棚等事但不知裡頭派誰在家賈政道聽
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
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頭陪着帶領了
幾個了頭婆子照看上屋裡纔好賈璉聽了心中想珍大
嫂子與四頭兩個不合所以攔掇着不叫他去若是上
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着他難

照應想了一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一場。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着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太太的這般行爲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已後便亂世爲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撥弄了麼。收在屋子裡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淨。但只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回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鴛鴦也不驚怕。心裡想道：「這一個是誰？和

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裡了。便問道：「你是誰？」僕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頭再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時。就不見了。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這是東府裡蓉哥的小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裡來？一定是來叫我來了。他怎麼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鴛鴦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粧匣。取出那年鉸的一縷頭髮。揣在懷裡。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接着秦氏方纔立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

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端了一個腳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腳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趕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甚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坐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爲第一情人引這些癡情怨女早歸入情司所以該當懸樑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

幻境癡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個情正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欲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爲眞情了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這裡琥珀辭了靈聽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

的在賈母的外間屋裡找了一遍不見便找到套間裡頭剛到門口見門兒掩着從門縫裡望裡看時只見燈光半明不滅的影影綽綽心裡害怕又不聽見屋裡有甚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裡去了房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鴛鴦姐姐來着沒有珍珠道我也我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裡睡着了罷琥珀道我瞧了屋裡沒有那燈也沒人夾熾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偕們一塊兒進去瞧看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熾花珍珠道誰把腳凳撂在這裡幾乎絆我一跤說看往上一瞧唬的嗳喲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

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隻腳挪不動外頭的人也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着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哭着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便唬的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哭別忍着氣寶玉死命的纏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孫誰能趕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也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

不好了又要瘋了寶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到是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裡知道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着實的嗟嘆着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卽命賈璉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裡命人將鴛鴦放下停放裡間屋內平兒也知道過來同襲人鶯兒等一千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鵑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

不得甚麼於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卽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叫他看着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閑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磕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活姑娘賣了一百銀子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子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截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抬了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幫着盛殮假意

哭嚎了幾聲賈政因他爲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
作了一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論你們小一
輩都該行個禮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上来恭恭敬敬磕
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
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便罷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賈
璉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
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僕們都有末了之事不
敢胡爲他肯替僕們盡孝僕們也該托托他好好的替僕
們伏侍老太太西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着扶了鸞兒
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

了幾拜狠狠的哭了他一場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子
都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
賈政反倒合了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
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齊
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
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
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
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棚將門牕上好打掃淨了
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倒
二更三門掩上男人便進不去了裡頭只有女人們查夜

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慚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裡動得只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却說周瑞的千兒子何三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攤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說便暖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樣不下來撈本了麼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麼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大太爺那裡去了幾日府裡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

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只藏着不用明日留着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他們纔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知道呢抄去的是擗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還留了好些金銀他們一個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裡擗着等送了殯回來纔分呢內中有一個人聽在心裡擲了幾骰便說我輸了幾個錢也不番本兒了睡去了說着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說句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樣一個伶俐人這樣窮爲你不服這口氣何三道我命裡窮可有甚麼法兒呢那人道你纔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爲甚麼不去

拿些使換使換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們給借們嗎那人笑道他不給借們借們就不會拿嗎何三聽了這話裡有話便問道依你說怎樣拿呢那人道我說你沒有本事若是我早拿了來了何三道你有甚麼本事那人便輕輕的說道你若要發財你就引個頭兒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不要說他們送殯去了家裡剩下幾個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沒這麼大胆子罷咧何三道甚麼敢不敢你打諒我怕那個乾老子麼我是瞧着乾媽的情兒上頭纔認他做乾老子罷咧他又算了人了你剛纔的話就只怕

弄不來倒招了饑荒他們那個衙門不熟別說拿不來儻或拿了來也要鬧出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我的朋友還有海邊上的呢現今都在這裡看個風頭等個門路要到了手你我在這裡也無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麼你若擇不下你乾媽借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夥兒樂一樂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別是醉了罷這些話混說的甚麼說着拉了那人走到一個僻靜地方兩個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且說包勇自被賈政吆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不曾派他差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

時便在園裡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事他任意閒遊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婆來倒園內腰門那裡扣門包勇走來說道女師父那裡去道婆道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想他寂寞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回去罷要來呢等主子們回來了再來婆子道你是那裡來的個黑炭頭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了包勇道我嫌你們這些人我不叫你們來你們有甚麼法兒婆子生了氣嚷道這都是翻了天的事了連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

我們的來往走動呢你是那裡你這麼個橫強盜這樣沒法沒天的我偏要打這裡走說著便把手在門環上狠狠的打了幾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便走不料理頭看二門的婆子聽見有人咷嘴是的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經回身走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們四姑娘都親近得狠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他進來那時如何耽得住趕忙走來說不知師父來我們開門遲了我們四姑娘在家裡還正想師父呢快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他不知僭們的事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撵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聽見

總不理他那經得看腰門的婆子趕上再四央求後來纔說出怕自己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只得隨了那婆子過來包勇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攔他氣得瞪眼歎氣而回這裡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裡道了憐敘了些閒話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幾夜但是二奶奶病着一個人又悶又是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裡我就放心如今裡頭一個男人也没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偕們下棋說話兒可使得麼妙玉本自不肯見惜春可憐又提起下棋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

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那道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個侍者帶了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已是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杯兩人對奕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個字兒惜春方贏了半子這時已到四更天空地濶萬籟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一回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己養神不便纏他正要歇去猛聽得東邊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惜春那裡的老婆子們也接着聲嚷道了不得了有了人了唬得惜春彩屏等小膽俱裂聽見外頭上夜的

男人便聲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裡有了賊了正說着這裡不敢開門便掩了燈光在牕戶眼內往外一瞧只見幾個男人站在院內唬得不敢作聲同身擺着手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着說猶未了又聽得房上响聲不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一個人說道上屋裡的東西都丢了並不見人東邊有人去了俗們到西邊去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間屋裡說道這裡有好些人上了屋了上夜的都知道你瞧這可不是嗎大家一齊嚷起來只聽得房上飛下好些瓦來衆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沒法只聽閨門腰門一

聲大响打過門來見一個稍長大漢手執木棍衆人唬得藏躲不及聽得那人喊說道不要跑了他們一個你們都跟我來這些家人聽了這話越發唬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亂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些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薦來的包勇這些人便不覺膽壯起來便顛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的在屋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撲聳身上房追趕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賈府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見有個絕色女尼便頓起淫心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不足畏懼正要踹進門去因聽外面有人進來追趕所以賊衆上房見

人不多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房趕來那些賊見是一人
越發不理論了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
去將賊打下房來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圍牆過去包勇也
在房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裡接贓已經
接過好些見賊夥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
明欺寡不敵衆反到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道這些毛賊
敢來和我鬪敵那些賊便說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
倒了不知死活俗們索性搶了他出來這裡包勇聞聲卽
打那夥賊便輪起器械四五個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外
頭上夜的人也都仗着膽子只顧趕了來衆賊見鬪他不

過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趕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
心想東西未丟家賊遠逃也不追趕便叫衆人將燈照看
地下只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
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裡面燈燭輝煌便問這裡有賊沒
有裡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這裡也沒開門只聽上屋
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裡去罷包勇正摸不着路頭逢見
上夜的人過來纔跟着一齊尋到上屋見是門開戶啟那
些上夜的在那裏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見是失
盜大家着急進內查點老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燈一照鎖
頭撞折進內一瞧箱櫃已開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

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不知道的麼那些上夜的人
啼哭着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們
都沒有住腳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的下班時
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着照看不知甚麼
時候把東西早已丢了求爺們問管四五更的林之孝的
道你們個個要死回來再說俗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
男人領着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接着說唬死
我們了林之孝的問道這裡沒有丟東西裡頭的人方開
了門道這裡沒丟東西林之孝帶着人走到怡春院內只
聽裡面說道了不得了唬死了姑娘了醒醒兒罷林之孝

便叫人開門問是怎樣了裡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裡打
仗把姑娘都唬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
東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男人說幸
虧包大爺上了房把賊打跑了去了還聽見打倒一個人
呢包勇道在園門那裡呢賈芸等走到那邊果見一人躺
在地下死了細細一瞧好像周瑞的乾兒子衆人見了咤
異派一個人看守着又派兩個人瞧着前後門俱仍照關
鎖着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尋
察賊蹟是從後夾道上屋的到了西院房上見那瓦破碎
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衆上夜的齊聲說道這不是賊



是強盜營官着急道並非明火執杖怎算是盜上夜的道我們趕賊他在房上擲瓦我們不能進前幸虧我們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趕到園裡還有好幾個賊竟與姓包的打仗打不過姓包的纔都跑了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強盜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上屋已見鳳姐扶病過來惜春也來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失物因鴛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的並沒見數只用封鎖如今打從乃裡查去衆人都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不小那些上

夜的人管甚麼的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鳳姐聽得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交給營裡審問衆人呌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的物有無着落下同分解

評曰

鴛鴦殉主固是義氣亦是怨氣賈赦雖已遠去邢夫人應膽虛心戰

鳳姐睡倒秋桐一看便去平兒卽囑豐兒回明邢王二夫人一筆不漏

鴛鴦自縊時尋取所剪頭髮揣入懷中頓使前事刺
人心目文筆靈警異常

秦氏多情而淫何能超出情海歸入情天癡情一司
恐尙未能卸事况秦氏生前並無看破凡情影响此
說似屬無根慧心人須將冊中題畫及該當懸梁等
語前後細擗此中有作者隱語真情借筆寫影深文
可以意會不可言傳

寶玉寶釵一樣行禮兩樣心事

強聘彩霞是來旺之子引路上盜是周瑞乾兒俱是
鳳姐信用之人安得不招物議

何三說看乾媽情兒上不知周瑞家與何三有何情
分是作者暗筆

妙玉是夜忽在惜春處住宿以致被盜窺見爲明日
被劫之由數固有定文亦有意

此時包勇進來盜不端門專爲保全惜春而說



紅樓夢卷一百十二

第一百十二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衆女人送營審問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賈芸道你們求也無益若爺派我們看家沒有一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耽不是誰救得你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裡裡外外的都不干淨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裡所招和他們說甚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這丟的東西你告訴營裡去說實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